



鳳洲筆記名卿績紀目錄

卷十三

劉基

章溢

于謙

羅通

王竑

卷十四

韓雍



項忠

俞子俊

馬文升

王守仁

胡世寧

李承勳

鳳洲筆記名卿績紀目錄上



鳳洲筆記卷之十三

名卿績紀一

海虞文臺黃美中校



劉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十四從師受春秋請  
假旬日即暗誦大義了了屬文氣昌而奇稍長  
于書鮮所不讀天文地理兵書數學尤極精究  
舉元進士拜高安丞以廉節著頗抑豪貴武斷  
者右小民諸豪貴不便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  
不合投劾去久之召拜江浙儒學副提舉充考

試官尋上言御史失職數事下臺臣覆格不下  
因復罷歸乃與魯道原宇文等曰縱酒呼博爲  
樂一日游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道  
原諸從游者皆以爲慶雲賦詩基益持滿引不  
顧曰此王氣應在金陵十年後王者起輔不我  
乎不夫也衆大駭咋舌則稍稍避去基醉迺歸  
時沉湛無識者獨西蜀趙元澤一見異之顧謂  
曰公武侯儔也天下將有事幸自愛毋令落小  
盜手而會方國珍起海上掠郡邑麾下至數萬

人詔復基浙東元帥都事討之至則與元帥城  
慶元繕甲勒兵稍前迫國珍國珍逆勢不抗乃  
浮海以重賂賂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國珍授  
以官基曰賊弱易與今不除乃厚撫之益長賊  
計且無所懲不可用事者已先入國珍賂大怒  
基謂失天子憫念元元至意當斬羈管紹興路  
大憤激慟哭嘔血數升欲自殺家人葉性等力  
阻之得不死賊尋益蔓起不可制行省檄基以  
都事募兵勦捕山澤畧平進樞密經歷行省郎

中經畧使李谷鳳上基前後功于朝猶以國珍  
故不錄左授總管府判基即日棄官隱青田山  
中間黨避亂者多依之著郁離子倣戰國人語  
自見云

高皇帝既已都金陵遣兵徇下金華諸郡走使  
聘基基慨然散其衆謂所親曰吾嚮游西湖指  
且云云者此公也東身與使偕抵金陵上時務  
十八策大見器重朝夕侍帷幄陳友諒舉國入  
寇勢張甚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奔據

之基獨張目不言

上召入內請屏左右屏左

右基始曰先斬主降及奔鍾山者吾迺言上曰  
先生計安出曰賊氣驕可伏兵取之上曰善

勒大將徐達等乘東風發伏兵大破逐北斬溺  
及降者數萬尋以敵賞賞基基不受

上故述

奉小明王其誕中書省虛御座請上行慶祝

基大怒罵曰彼牧豎奉之何為不拜走見上陳

天命所在上大感悟因遂定進取計都督馮

勝攻兵其城上命基書方畧授之使夜半出

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宜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動日中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即銜枚逆擊之可盡擒也衆莫信夜半見雲起如所指授從擊取其城 上益神基言洪都守將胡廷瑞遣其子通款請有所禁止上難之基從後躡胡床 上悟即如約廷瑞降先是基喪母屬兵事未敢言至是請還葬括蒼道衢州定金華苗軍亂 上時時手書馳問計基條荅懸合不爽葬畢召入 朝至建德帥李

文忠也留之張士誠以師來伐文忠奮欲戰基固止曰不出三日賊走矣三日基登城望顧其下曰賊走急追勿失衆見其壁旗鼓嚴如故疑未發謀往視果空壁追至桐廬取其師上見基復來大喜賜坐上方有事吳楚謀所先皆以吳地饒易取楚強少後基曰先吳易耶士誠守土虜耳楚據上流竊名號迺心無日忘我宜先上曰善微先生言吾不後忘漢會友諒復攻洪都上往救之以舟即大戰彭蠡湖未決上時意惴

甚基密請移軍湖口以金木日決勝已陳氏果  
滅方戰時基侍側急手挽衣推上過別舟大呼  
曰難星過矣頃之所乘舟糜于砲御坐委頃水  
不採歸拜太史令自是益親多屏人語無知者  
曰中有黑子基奏東南當失大將俄胡深敗沒  
報至上方欲刑人基適入見問何爲上曰吾夢  
刑人首屬於土吾惡之以應故耳基曰衆首有  
血傳土得土得衆象也三日報且至上爲留待  
三日海寧降上喜悉付基令縱之衆叩首謝曰

公生我公生我而丞相李善長嘗得罪上憲使  
凌悅因彈之基從容爲上言李舊勲且能和諸  
將上曰是數欲害先生者爲游說免耶即罷李  
吾之相計無踰先生基叩頭曰國家欲易柱必  
得無求巨木哉臣才不任即所見無過李者陛  
下柰何易之上乃止武洪元年

上南郊即皇帝位基奏立軍衛法進拜御史中  
丞時下大司農定處州七品稅糧比宋制畝加  
五合具上特爲青田作五合科曰使青田人世

世念伯温也而車駕幸鳳陽基及丞相善長同居守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當死基奏按之善長為彬解不聽奏上詔可基即日斬之善長大恚恨以他事訴于上基乃求放歸田里陞辭謂上曰鳳陽帝鄉非置都地虜無所復慮獨王保保未易下也後定西失利王保保走沙漠卒為邊郡患焉上以是罷不都鳳陽而手詔叙勲伐召基同盟勲冊賚賞甚厚追封及三代丞相善長罷次當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上怪卿

不愛憲者基對曰臣愛憲故欲全之耳憲有相才無相器必敗上曰汪廣洋何如曰褊淺殆甚憲耳曰胡惟庸何如曰此小犢將債轅破犁上曰吾固欲相先生基曰臣嚮已言之臣疾惡太甚且不耐繁劇為之恐孤大恩後憲敗上宰相廣洋廣洋敗繼相惟庸基蹙然曰不蒼生福哉吾言驗者也三年拜弘文館學士進封誠意伯尋賜老基雖已老山中而信使往來不絕所問必悉心對甌括間有隙地曰淡洋復抵福建界



曰三魁元末為販鬻鹽盜淵藪累年基奏設巡司守之及設司盜黠桀抗不服入海基遣其子璉入奏丞相惟庸猶以舊怨奏基欲得淡洋地不遂為此計上雖不以罪基亦頗為動于是基入朝見上不敢歸久之寢疾丞相惟庸挾醫來視疾飲其藥覺胃中積如卷石白于上上弗省也疾遂篤三月上為文勅基馳驛歸一月卒年六十五遺命焚屍揚灰無得塋所習天官書進于朝子二人璉為江西叅政卒官今皇帝興

滅繼絕謂基功最大贈太師謚文忠錄其後為誠意伯

逸史氏曰吾幼時聞諸長老劉誠意事奇怪甚不錄錄其大都於蘇平仲狀取節焉既成讀而歎曰天其巧合世哉夫古稱豪傑勇智士不相用則角也夫角曷以全誠意三仕元獻策不用罷迺歸我太祖是元遺

太祖以誠意不使角而使為用也嗚呼巧哉或謂誠意類留侯其籌策縱橫無愧焉至出處大

節遠矣

章溢字三益龍泉人元季斬盜大寇龍泉得溢從子將殺之溢出謂賊兒幼不足殺願殺我賊方懸募購溢大喜為釋從子延溢坐問計溢慢罵曰計安出為賊不已且死爾賊怒縛溢柱石礪脅欲以威降溢溢愈奮不屈賊竟弗忍害溢夜乘間脫歸募里中少年擊賊大破走之又從別將石秣宜孫討諸峒賊俱有功行省以便宜遷益僉都元帥不受溢揆盜衆未易平又鮮奇

可事者散兵匿匡廬山轉入閩

高皇帝定金

陵制詔束帛聘溢既見問曰我為天下屈先生先生何以教寡人溢對曰傳云不嗜殺人者一之臣不佞它亡所復知上悅拜僉營田司事行課兩淮墾田及租稅改僉按察司司浙東處帥深伐溫詔溢還守處供軍餉亡匱民忘其帥溫下溢移填湖廣請分兵駐荆襄列斥堠置屯田因蠶食蔡鄧未許會處帥伐閩敗歿浙諸郡大震詔溢以按察副使填處溢辭副使馳詣郡則

奸民亡賴肆劫掠聚山谷不下溢為榜招諭之  
爭就撫溢為誅其帥而籍餘衆為兵青田叛與  
范叅政合寇慶元龍泉特處兵悉發戍浦城溢  
所籍僅足城守乃召募嚮所從里中兵據要害  
列木柵相救賊惧遁去浦城戍告糧乏詔處轉  
饋溢以道險乏牛車而軍中掠食甚富請括入  
官而均給之食果足溫之茗陽叛據險徼遮往  
來商旅又時輕兵剽隣邑溢遣子存道破斬之  
造海舟籍漁戶精銳者得舟師千人使千戶任

堆淵朱仲欽將戍青田賊至仲欽兵搏未決而  
堆淵走遂敗溢誅堆淵再遣指揮何世明擊賊  
平之入朝上勞苦溢因屏人議伐閩溢對曰閩  
御史大夫湯和自海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  
夾舉閩固易然閩人服李文忠甚今填浦城固  
建寧取道也上曰善詔文忠別出兵繇建寧閩  
果下先是溫別將黃宗雲成景達來附予官仍  
故將軍守土溫失利輒叛去後降溢請斬宗等  
以狗召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而存

道率鄉兵萬五千從入閩閩平詔移從海道北  
伐溢持不可曰卿兵農耳始許以閩事平歸農  
而復調之非信也上色變溢繼曰處固有嘗叛  
就撫者其人趨勇好農可籍而代也上乃大喜  
曰執謂儒迂而有先生先生其為朕一行溢既  
歸毋卒上遺祭仍趣籍兵使存道將見上溢竟  
以勞毀得疾死存道自累功主指揮

述史氏曰 高皇帝定金陵即使使以禮聘劉  
基宋濂葉琛及溢溢以績貴基以謀用濂以文

顯琛以節著嗚呼漢屈群策於斯為盛哉

于謙字廷益錢唐人其先世仕元為浙江宣慰  
使請老錢唐遂世為錢唐人謙幼穎敏有大志  
弱冠舉進士授監察御史督錦衣官校捕察鹽  
鹺不問戚貴中常侍家一置理無少貸者謙長  
身貌白晢如冠玉每奏對聲朗朗徹衍陛間  
宣皇帝固目屬之從上下武定藝漢庶人命謙  
廷數其罪益稱旨河南山西地相絡民饑多盜  
議從大臣填撫之上曰是故數漢庶人罪者御

史大佳擢謙兵部右侍郎謙領起微躡大位懼無以報上德意抵鎮晝夜經畫課耕緩斂箕服完繕城堡練車騎預蓄草爲堰河得亡決行按大同據將士私匿屯地還官滿九載轉左侍郎地故有帕香及薺菇先任者至京率以是饋饋爲常謙入議事袖手往無所望之仍賦詩自見云前後在鎮十八年當轉者數矣他御史故貌類謙以事忤中貴人振振時柄司禮記之會謙薦叅政孫原次王來自代振下詔以謙拉求代

左遷大理少卿會謙持父喪歸於是吏民數千人諸臣上書請留振亦悟悔復撫故地尋入爲兵部右侍郎北虜也先寇邊郡殺掠萬餘人王振說睿皇帝親征謙與尚書鄺埜請遣將行不報已巳八月望我師駐狼山土木虜奄至師大潰睿皇帝陷於虜敗報至京師大震帝弟郕王以皇太后命監國御東角門問計群臣叩首論王振喪師辱國狀當藉王未許衆怒亂捶死錦衣指揮馬順及二內侍王大惧欲退謙直上

攬王曰止止振罪首不籍無以泄衆憤且群臣  
心為社稷耳無他王曰可於是遣都御史陳鑑  
藉振家慰勞群臣且散謙後徐徐行衣盡裂吏  
部尚書王直執謙手嘆曰吾嚮者固易公即百  
王直今日柰何邠王既即位遂進謙尚書太監  
喜寧故胡種土木敗降也先因為用鄉導挾虜  
皇帝趨紫荆將遂躡我三輔京師戒嚴侍講徐  
理倡議占象宜南遷于謙大慟哭廷抗言曰京  
師天下本即亡論上止不幸沒虜宗廟三陵百

官萬姓帑藏倉儲仁恙中國勢全盛柰何棄之  
且宋南渡可監也理妄言當斬上迺從守議拜  
謙總督內外諸軍理始恨不敢言通州糧數百  
萬石城小易破衆請焚之無為虜有謙下令募  
軍民得自運人以多寡受糧歸一二日而盡奏  
委親信戚畹重臣環衛宮闕守九門簡給事中  
王竑姚夔監軍而身率大兵營城外反闔門泣  
誓將士皆感奮頃之虜至萬騎前突我堅壁不  
為動虜不得志稍稍引避去相持九六七日虜

鳳洲筆言卷之三  
三  
疲且退謙與武清伯亨謀謀知睿皇帝移他所  
舉砲擊之虜死萬計而宣大勁騎援者分道入  
虜夜遁遣兵尾出塞不敢擊論功加少保固辭  
不許客有誦謙功者謙謝曰四郊多壘卿大夫  
耻之今但不城下盟何功明年 睿皇帝還京  
上尊號太上皇居南城侍御服饒儉甚太上以  
是不能無望焉虜雖退然時時犯我西北邊貴  
州苗大起二廣四川復用兵警報旁午謙目視  
指屈口爲奏二吏從旁錄錄常不及經畧悉縣

合機宜所嚮有功上亦雅信謙待殊禮賞賚不  
貲謙臥病宿朝房上使二大璫更往視謙服御  
簡朴歎息因以聞詔計資令尚方製賜至菜醢  
畢備謙病痰大醫令言非得竹瀝不可上爲幸  
萬歲山伐竹取瀝賜也于謙爲兵部八年又兼  
總營務迺上言兵冗不精練遇敵輒退走避是  
以有土木之役且兵額四十餘萬非盡可用者  
徒費大家米於是即五軍三千神機營得馬步  
驍悍者十五萬爲團營十二身與總兵石亨日

鳳洲筆記卷之三  
教練之厚廩餼使備征行謙威令嚴密裁抑僥  
倖雖同事無得輒與以故亨與小人多不便之  
景皇帝寢疾謙率文武大臣請視朝既不可起  
則請早復元良正天下望意蓋在憲宗也石亨  
張軌徐有貞謀以麾下夜射南城迎太上皇復  
辟遂下謙及王文等於獄誣以迎立襄王罪死  
文見收憤怒目如炬辨不已謙笑曰辨生耶彼  
不論事無有直死我耳獄具上猶豫未忍有貞  
即理直上前言曰今日不殺謙事無名上迺決

謙文悉斬東市家屬戍邊徼謙死藉其藏無餘  
貲產蕭然僅史藉耳而正室鐫鑰甚固中頗多  
蟒衣珍寶劔器皆上賜也睿皇帝崩憲宗立雪  
謙寃復爵赦其家戍者子冕為府軍千戶至孝  
宗朝冕已易文階遷應天尹上言先臣謙幸蒙  
先帝昭雪未有贈謚敢昧死請詔謚肅愍贈太  
傅立廟其地子孫世為千戶勿絕  
逸史氏曰北地李生作于謙廟碑其畧曰虜時  
擄英宗諭下大同之人登城謝曰賴天社稷之



靈已有君矣即他處無不然者嗚呼斯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歟謙死後田峻行伍無弗哭者且曰鷺鷥冰上走何處尋魚噏而大梁人爲立祠祠之當時同與難者王文然文未有稱也謙死極慘又一時首功今無後天所以報之何薄哉

羅通字學古吉水人年二十四舉永樂壬辰進士授監察御史通與諸御史上疏忤旨未發亡何交趾平地絕遠多瘴癘而夷獠新附畏不樂

明約束中朝士憚往上於是詔御史予三級知交趾諸州通得清化亡何黎利叛來攻通累擊却之而成山侯王通擅與利媾棄交趾拔吏士歸檄至通怒駭上指謂都指揮等曰王通不奉上命喪地辱國此城羅生死所耳都指揮曰如教於是獨不予黎利清化利大發兵八萬人晝夜來攻圍通死戰大敗之踰年而詔使至如成山侯語乃全吏士歸帝怒收成山侯下獄論死贖爲庶人餘非罷即謫而獨引見通改戶部員

外郎久之坐法免徒南邊赦歸睿皇帝北陷虜虜日近詔群臣舉將畧有以通應者拜職方郎中尋擢右副都御史守居庸歲十月也先脫脫不花王阿喇知院二萬騎逼居庸甚急通飭將士冒矢石固守不下而宣府叅將楊俊者以精騎入衛京師道關夜遣裨將告通通伏劍厲聲曰若欲保京師耶保京師保居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度者斬以徇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為冰堅滑不可破七日虜退趨紫

荆通選兵追速敗之逐出長安嶺中外始定捷聞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賜璽書慰獎焉通數上書論兵事與于謙不合乞病歸卒或曰通在清化得異人授以遯甲諸書習之精重謫南荒復延秘跡虜寇居庸望烟雲草木若數萬人狀者吁奇矣哉

王竑字公度河州人也長身傲儻有智力舉進士為給事中監人振誘睿皇帝北征陷虜振故橫積貲產萬萬二孽弟繇振官指揮使群臣憤

鳳洲筆記卷之十三  
伏闕請監國邲王誅籍之未許錦衣揮指馬順者振黨也諭麾衆且退竑直前捽順批頰詈曰順奸臣爲振傾官何不與手衆爭拳蹴順血肉零亂死邲王乃從詔藉振家誅其弟竑是以顯而亦多忌者虜大入寇圍京師詔竑別將當虜探甲令於軍軍嚴不囂虜望見走進僉都御史總漕填淮淮大饑竑輒開倉賑而以狀聞迺自劾上曰賢哉都御史活我百姓勿劾而虜皇帝自南城復位有以竑名上帝曰此不請

我弟振籍者耶削秩流江夏睿皇帝崩群臣爭言故都御史竑賢不冝弃召拜兵部尚書時兩廣蠻大起竑薦前侍郎韓雍有文武才冝帥討滅蠻而雍新得罪衆難之竑曰天子方弃瑕卹瑜疑雍罪不當乃竑不以罪廢耶議始定竑剛勇練於邊政而徇法多忤乞歸二十載乃卒

鳳洲筆記卷之十三

鳳洲筆記卷之十四

海虞文臺黃美中校

名卿績記二

韓雍字永熙吳人幼穎敏讀書過目即成誦弱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尋奉命錄囚碭山教諭丘純責膳夫丘磨兒磨兒父教令逃去因訴他御史純箠死吾子他御史榜掠純強自誣服然無所得屍黃河傍一浮體支解者父迺哭吾兒也于是紀坐極刑雍疑之蹤跡得磨兒純始

白父之出巡按江西衆猶謂雍年少未經事難  
之雍抵鎮振刷精彩經措宏久後先皆弗如也  
廬陵饑盜大起雍從巡撫侍郎楊寧謀設伏捕  
首虜二百餘餘孽次誅無噍類楊寧見雍輒自  
失曰御史即少而老於吏是聰明百寧何可當  
而大學士陳循者廬陵人也熟知雍才可大用  
言於上擢僉都御史代寧巡撫焉雍時未三十  
黜屬吏奸貪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  
英宗皇帝狩土木虜猖獗西南夷繼叛諸省無

不被兵江西獨侍雍少安

英宗復辟下陳循獄戍之雍坐是調山西副使  
尋罷歸一載召拜大理右少卿復右僉都御史  
協理都察院事長院者寇深剛愎少許可迺獨  
心敬雍雍亦時時有所喻益石亨誅錦衣指揮  
劉敬坐直所邀亨午具律朋黨死雍抗言朋黨  
者阿比共亂朝政今以一飯當之恐過重亨盛  
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爲宴會累時今不  
坐獨以坐敬何也敬卒不死虜復寇掠內地制

詔雍巡撫大同宣府陞辭賜宴及鈔雍至則虜已遜修戰守練卒固城堡為一特北方之重還晉兵部侍郎

英皇宗帝崩內閣學士陳文忠雍因事間於大學士李賢左遷浙江叅政雍為叅政日頗不理省務日選勝從賓客曲宴西湖賦詩自娛且適也

純皇帝初兩廣蠻寇復大起拜都督趙輔征夷將軍發湖湘閩廣土漢兵討之兵部尚書王統

言于朝曰韓雍才氣無雙盜事非雍莫可為者雍舊有過請置勿計於是使使就浙江拜韓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諸軍務雍即日拜命會衆議進取或請分軍蹙賊入廣西可破雍奮曰不然古伏鉞臨戎制闢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為正分為奇者二廣地鮮完大藤峽為賊藪本也諸軍不先薄其本迺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我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四可以取柳慶北可以

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行也必勝我奪之矣遂行會趙輔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于是督大兵分道進擊賊剗備仁荔浦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十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生為良民荷甚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何乃殺良民哉既縛而袂中利刃出迺知間也悉斷頸散手足剗腸胃分掛

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悉力拒不支遂破之前後斬獲四萬一千七十六有奇捷上天子大嘉賞雍功制詔即軍中拜雍左副都御史賜文綵幣六官一子錦衣鎮撫雍請以讓其弟詔可雍復獻策二廣賊勢寔相聯屬不兼委且勢輕互避不便於是命雄總督軍務撫鎮而下咸聽焉雍既得以便宜行益修飭陣伍擇別將分捕窮黨與功最鉅晉都察院右都御史雍威嚴擬王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

促縮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密賓佐皆極一時之選然不好事邊輻以故御史言事者得中之致仕同時有項忠亦以武功顯項忠者先雍舉進士爲尚書刑部郎從

英宗北狩隨虜自拔歸步走間道七晝夜抵宣府足陷蒺藜百數不覺也歸復爲郎進廣東按察副使陝西按察使超拜右副都御史撫陝西固原土達滿四逼都指揮劉清因挾其衆叛據石城迎擊殺官軍旬日間衆且二萬矣詔忠以

都御史率師討之忠至自師往逼賊賊從高下我師不支伏羌伯毛忠戰死忠即陣斬一退縮千戶陣稍定賊屈會星孛台斗中外洶洶忠堅不爲動曰賊無援又食匱堅守可破也兵部議益師忠力止之於是絕堅壁不復戰而持賊且百日時單騎巡賊疊諭禍福於旱相顧繼而降者滿四從精兵來劫營大小三百戰卻之得賊愛將楊虎狸誘降使內應虎狸脫卒說滿四出戰因擒滿四急擊下石城斬首八千級俘二千



餘人計石城天險盜有卒不下迺留軍戍之歸  
論功晉右都御史荆襄賊李胡子者劉千斤餘  
黨倡流民爲亂忠復往招諭縱兵捕不服者發  
還鄉百四十萬編戍萬餘斬首二千人召還累  
進兵部尚書尋以忤大璫汪直落職去韓雍罷  
二廣五載卒忠至弘治初猶無恙給事御史交  
薦不起八十餘迺卒俱謚襄毅

逸史氏曰雍稚少特多奇鬼神跡至今鄉里能  
誦道之近怪故弗悉二廣士大夫先生每屈指

雍曰此百世功也大藤峽天險賊蟠據無敢窺  
獨雍及王守仁兩至之信然哉

俞子俊字士英青神人舉進士歷戶曹郎有才  
擢知西安府府隸省藩封督帥三司萃焉又孔  
道號繁劇它守往來滿乞代至子俊始饒不爲  
城水嫌民食多病乃開新渠道河水今號余公  
渠復轉瀉斥鹵得腴田千頃擢陝西左布政使  
滿四反大發兵討之供餉百億恃以不匱遷右  
副都御史撫延綏至則日夕畫延綏久策上言

三邊為延廕為寧夏為甘肅延慶故內地也  
高帝時遣將斥虜黃河外盡延慶無馬跡正統  
初稍渡殺掠吏士厄於東西邊險不得逞乃悉  
衆躡延慶間地幾失後又獲間導知河套饒水  
草畜牧入屯聚不散我延寧列戍置守反在外  
臣以為諸邊界空處築城以次立砦石堡地多  
高山斗崖因形勢下厚者剗削稍衍者累築濬  
塹延引相接制曰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  
西距寧夏花馬池延蔓二千里每二三里起對

角敵羣累累不絕空處墻築如月狀以偵敵避  
射凡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墩大者十五  
小者七十八虜絕不復敢犯乃休士教耕種圃  
藝歲得粟十餘萬石擇壯士課射習騎延綏隱  
然號西北重鎮焉移填陝召入為戶部尚書加  
太子少保虜復大舉入宣大詔子俊兼兵部尚  
書左都御史發兵逐出之不能大有所殺傷已  
乃列上利害請築墻如延綏事業行矣會忌者  
設語撼尋止還理部事加太子太保卒代子俊

為尚書者馬文升

馬文升字負圖鉤人也生而頎長身英偉可畏  
既舉進士為監察御史按晉楚有聲擢福建按  
察使再擢大理寺卿未赴母喪歸固原土夷滿  
四者亡命據石城亂大兵數討之俱敗詔奪喪  
拜文升右副都御史會都御史項忠悉發京邊  
兵攻圍石城兩月乃拔之獲滿四及男婦二千  
六百人斬首虜七千六百級捷聞進左副都御  
史留撫陝西漢中賊李鬍子潼關火蝎兒滿城

王彪各因亂鵠起剽焚邑肆殺吏民勢張甚文  
升前後悉授筭裨將某某平之虜嘗入臨鞏文  
升自帥兵追至黑水口擒平章鐵烈孫斬首數  
十因陳禦邊三策及時政命節制三邊諸軍虜  
復大入韋州固原好水川文升檄諸路兵按伏  
虜至伏發大破之斬獲驍騎二百築東觀名嶺  
曰得勝坡勒石紀績還為兵部右侍郎出備遼  
東虜圖五花八陣營上之遷左侍郎食二品祿  
建州女直叛撫臣陳鉞者擒進貢夷殺之以功

上夷惧恚益與女直合而太監汪直年少喜亂  
邀文升與偕行勘文升不應馳傳先往諭黑鎖  
惑諸部比直至已解散無所獲恨之構文升下  
獄論戍後召還為左副都御史遷右都御史督  
漕運再遷南京兵部尚書入為左都御史復兵  
部尚書先是

文皇帝開西域諸番貢哈密封元主後脫脫為  
忠順王子金印令喉領諸番譯往來語而脫脫  
傳至子孛羅帖木兒死無後主母哩國事漸弱

而與土魯番怨其王鎖擅阿力來襲執王母及  
金印去族部俱逃散詔高陽伯以少兵往撫前  
逗遛不敢進而番漸益易中國久之紉王母甥  
罕慎為王入哈密而鎖擅阿力已死子阿黑麻  
復襲執罕填去詔切責迺始以金印城池來歸  
且言罕慎卑屬也不足主文升請以孛羅帖木  
兒從子陝巴代仁何阿黑麻復執陝巴遣將牙  
蘭卒數百騎戍之文升奏竄其貢使遣都御史  
許進副總兵彭清發漢騎兵取道徑襲哈密牙

蘭遁捕首虜僅六十餘土魯番大震迺奏還貢使副以幣綵責阿黑麻還陝巴仍土哈密拔三種都督寫亦虎仙等佐之收撫離散幾二千口給牛具種子布帛絲呆糧餉足自是甘肅少安者垂廿載文升為兵部最久後遷吏部加太師太子太師卒

逸史氏曰子俊無首功然修築之利至於今之言守者祖焉文升規度宏密亦一時之良本兵也雖然言听而任一厚賞而薄誅其所遇則亦

異矣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舉進士第一仕至南京吏部尚書華謹厚於人無所稱後罷歸八十餘卒誕十四月而祖母夜夢天仙乘赤雲抱一子來驚寤生守仁以雲異也名之曰雲六歲不能言一日老僧過摩頂咤曰異哉兒惜其名露已不見因改名曰守仁遂能言守仁生有異稟十一嘗過江望金山即賦詩語奇甚然幼特好逸遊走狗鬪雞六博諸所從為非不肯補博

士弟士母亦無耐任之耳已稍游塾間出與鬻  
雀者爭相人目異之為取錢買雀送還曰自愛  
自愛異日天子柱石也守仁自是憤激讀書一  
載學大進二十舉于鄉乃學兵之塞外觀山川  
習射騎又六載始擢進士上第補刑部主事非  
其好也日從李夢陽輩為詩文務出奇句相頡  
勝多不理司事尋謝病歸陽明山中讀書益汎  
博文益高然好談神仙玄怪踪跡詭譎時人未  
之識也數歲病已復官甲子主山東試取穆孔

暉等多名士程義為一時冠焉歸改兵部武選  
主事武宗初劉瑾輩擅權以南京給事中戴  
銑言事怒之督官校攝捕甚急守仁上疏大畧  
謂陛下非有意督過銑少示戒耳但天時寒沍  
萬一銑在道或不諱卒填丘壑使陛下負殺諫  
臣名陛下必追恨左右且晚矣又他語多侵瑾  
瑾大怒下守仁錦衣獄廷杖數十謫龍場驛丞  
自是守仁名益顯守仁既已赴謫瑾恨不置遣  
校卒間道往殺之守仁計給得免過江作吊屈

原文見志焉尋為投江絕命詞佯若已死者瑾始釋守仁至龍場諸土夷雅亦知重之為築室遣弟子少者從游守仁不鄙夷因俗為導彬彬然多化者荒徼上官經過少暇時以熟繹經傳多新得然繇是與朱氏說悟自成一家言貴州宣慰安氏壤與龍場接時時使致幣帛栗肉守仁稍受一二會土酋阿賈阿札叛安氏陰與通事且聞撫鎮矣守仁作書抵安氏道利害甚悉安氏始幡然悔得以無構兵者守仁力也劉瑾

拜廬陵令改南京刑部主事未上召為吏部主事進驗封員外遷考功郎中守仁以其說動士大夫年行有尊者降乃拜守仁為師居考功八月擢南京太僕少卿轉鴻臚卿凡兩為間秩弟子從益衆汀贛盜大起都御史文森坐逗留削爵為庶人兵部尚書王瓊言守仁才可用詔拜左僉都御史巡撫汀贛四省守仁上書願得改巡撫為提督專賞罰便宜行事無徇司寇文法報可守仁於是廣召募申飭陣伍身自激獎當

先者先是賊廣設堞布督府左右探微息飲食必以報守仁或陽就日者卜吉矣已乃更擇吉或既蓍秣發抵道僅舍許返賊稍稍易不爲備而守仁潛發副使楊璋兵直前進大敗之賊俱奔據象湖山守仁歸稿獎扶瘳示休息而鄉人邵蕢之廣左藩例兵衛守仁因形選精兵千五百先尾以兵四千五百疾趨奪象湖山隘賊覺來逆兵度險爭持歷辰午賊始大潰敗行捕首虜數千又紛繳其長富村諸穴撫降者四千餘

已又從牛皮石嶺分三哨銳金震天賊懾瓦解踐古村柘林白土赤石搗箭灌又刈水竹大重坑若宅清泉白羅南山窮之剡洋竹洞三角湖前後大戰三四小戰十捕首虜四千焚廬舍積聚獲馬羸牛羊萬計汀首籃天鳳與贛南諸峒互犄角相窺救守仁計橫水左溪其腹心也擣之便乃分兵授方畧刻期前會而峒賊乘險多備播木石去賊三十里休舍募樵豎導鄉兵熟山者使持砲火鈎索由間地攀藤葛繞出賊後



次日兵攻十八盤與敵遇既合而四山伏砲發  
囂聲起賊愕錯乘之遂大潰乘勝破節理解鎖  
龍匙桶岡諸峒悉平酋籃天鳳等弃市俘殺又  
六千餘暇行地即其樞奏立邑置戍控焉而泚  
頭巢最大且險巨魁池仲容者最驍黠難下守  
仁因兵威脅降之狐疑終不肯輸首領橫水破  
始懼遣其弟仲安率老弱二百餘詣軍門僞降  
因以探我虛實謀內外應守仁厚遇之使為別  
將從馳使賜仲容斗酒仲容喜得計對使曰我

所以未敢謁王公且為戰守備者龍川新氏盧  
珂鄭志高欲襲殺我我故待之耳非敢抗天兵  
自取死盧珂鄭志高者有衆三千人遠近畏仲  
容迺獨與抗故仲容恨之使歸守仁陽怒珂志  
高檄數其罪因以示仲安又數日而珂志高來  
極陳仲容逆謀不可赦守仁復陽不信責二人  
擅兵仇殺下獄將誅之仲安即日飛書報仲容  
仲容益大喜而守仁所遣人復說之使自來可  
訴行也頃之守仁還贛大張樂享將士下教曰

賊蕩平涑巢向化重勞苦諸君宜各歸爲樂兵  
散賊撤備尋遣仲安歸助光防守他盜仲容乃  
肯來守仁預已謀知之即日先行屬縣勒兵俟  
指揮詣獄語珂志高以實使作手書盡發其家  
衆仲容至日犒宴之度兵已集乃伏甲掩執仲  
容於獄而出盧珂鄭志高於是大兵分道並進  
賊黨不虞猝至倉皇出戰圍四合鼓噪急擊賊  
大崩走搜捕無遺類斬獲二千餘級捷上進右  
副都御史錄一子歸衣百戶世襲福建叛卒起

詔守仁往討之道過豐城時寧王因生辰宴殺  
都御史孫燧按察使許逵舉兵謀逆遣千人遮  
取守仁豐城令顧佖密報乃即日間行得漁舟  
走脫抵吉安知府伍文定強留之守仁於是即  
吉安開府召募故所部將軍未集寧王謀率兵  
襲南都謁孝陵稱僞號承平久南都無可禦者  
守仁僞爲檄某省某省兵約數十萬至江西督  
有司趣料供饋寧王疑未敢發又數日迺出兵  
攻安慶不下親帥師往會攻留內臣萬銳等萬

餘人守南昌守仁兵既集於是分道往急擊南昌下之萬銳等自殺寧王既已不得志安慶聞內變還師自救衆心益離守仁逆擊之遇樵舍縱兵大戰破寧王兵斬首二千級溺死者萬餘人明日又戰又大破之所殺及溺倍焉寧王脫身呼小舟逸遂爲送至軍揆捕餘黨無噍類是役也知府伍文定決戰功最大又寧王所遣謀招降至進賢進賢令劉源清殺之賊氣奪寧王所與共事者多宿盜及市賈人子耳舉逆旬日

輒敗守仁以大捷聞江彬等誘說

武皇帝江南富饒可游樂至是

上心幸及寧

王反下詔親征因得如彬言止守仁捷疏幸南都遣大璫張永張雄安邊伯許恭等赴江西定功次雄恭故欲倖僥成功恨出自守仁爲危言撼之守仁幾不免一歲

武皇帝崩

主上以宗子嗣大統悉釐革弊政乃召守仁至拜南京兵部尚書尋論功封特進柱國新建伯

賜號奉天翊運推誠守正文臣食祿千石世世  
勿絕守仁二疏辭求訖歸以省其父其父華時  
以尚書致仕也遠近榮之歸兩月華卒又三載  
服闋分入京謝而忌者沮之守仁益講學授徒  
千數所居傍僦舍至踴貴凡三載而召督四省  
諸軍事初廣西田州太守岑猛者世為田州部  
下精甲數萬人甚富而驕恣好亂前後討賊多  
倚其集事由是益自負既殺使者發兵大掠制  
詔都御史姚鏌帥諸道兵討之入田州猛跳購

捕終不獲而猛黨盧蘇王受從男女十餘萬營  
山谷與官軍抗其歲不下糜縣官帑數十億事  
聞上切責鏌罷之以守仁代文武僚屬不用命  
者詔守仁以軍法從事守仁舊立功江廣間賊  
素所畏服至則散兵歸別地諭蘇受許以不死  
於是盧蘇王受迺率其部落請降守仁大陳威  
儀受之杖蘇受百為撫定其餘衆求岑氏後貶  
秩使守故土設流官制焉迄今岑氏無敢叛大  
滕峽賊巢險阻且衆盛自大征後將百年莫能

破守仁因蘇受叅使都御史林富前都督同知  
張祐等間道入凡十餘戰殺虜三千級得婦女  
小弱者悉以充賞守仁舊苦肺疾至南方益卑  
濕親兵事勞頓遂不支行部抵贛州卒時年五  
十八門人子弟從者爲經紀喪事歸大學士楊  
一清桂萼素忌守仁功爲上言守仁每上捷自  
張大不肯歸功主上以是怒削其爵云

逸史氏曰吾時時見守仁鄉人及其兵行地者  
道守仁智不可測如神云高鳥盡良弓藏維得

保守領迺弗克終有爵土迨子孫也嗚呼悲哉  
其爲說固未盡合朱氏然亦灑然可喜所自得  
深矣學者又加甚焉分門植黨以爲勝朱氏然  
此守仁罪也至間託於文雄爽橫放不鑿不蹈  
能發所獨見難矣

胡世寧字永清臨安人舉進士爲德安府推官  
世寧潔廉於已秋毫無點浣而勇往不護前推  
官職理刑獄世寧則時時與縣官事役賦捕盜  
諸所難者經世寧則舉擢南京刑部主事稍遷

至郎中與嘉魚李承勛崑山魏校友善以氣節  
行誼相策勵益閒熟當世務久之擢知廣西太  
平府瘴鄉又多土官苗僚姓輕亂而黠好夷其  
上先守多難之世寧毅然往至則釐剗宿弊馭  
十苗一以威信畧去文法遇保護則為處得所  
茗盈州李萬盈與全茗州許榮高仇殺又不以  
時謁世寧收簿治畢即遣歸仍為畫江定其界  
李濬太平酋豪也叛殺掠吏士積不服世寧誘  
濬中表兄趙元珪使擒之散其兵四千歸農思

明叛族黃文昌等四世殺知府占三州二十七  
村地知府黃暘更服事之文昌畏慕世寧欲來  
歸而總兵康叅因遂執其兄弟三人懇來奪與  
叅將率兵夜遁世寧守孤城危甚文昌衆且至  
莫可支吾而屬邑土兵嘗被世寧德者先奔命  
來助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昌請降歸所侵地而  
黃暘乞為世寧養子尋以母喪歸爭泣留弗得  
世服除補寶慶知府擢江西按察副使治兵撫  
州諸郡時華林瑪瑙姚源盜大起詔右都御史

俞諫發近地兵討之世寧從賊氣勢相絡號數十萬而江西兵素單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桀鷩不可使世寧日夜拊循之漸為勒束陳法陰募招賊降者散為農而擇其勇健置麾下兵益強迺前奮擊賊十餘戰大破之所殺虜迨復業無慮數萬人而叅議王泰者忌世寧功譖之俞諫狀不悉上自以資進福建按察使時寧王宸濠縱毒遠近靡不苦而陰結群盜取其貲庇之勢日成矣世寧因上疏論攻治二策末及王乞

早以禮法裁制詔下兵部議多如世寧指而震濠聞之怒論世寧斬罪十摘疏語禮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九重南顧之憂為離間親藩請其心焉幸臣錢寧等先入宸濠賂捕世寧下錦衣獄減死戍遼左亡何宸濠反起世寧軍中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為吏部右侍郎以父喪歸天子新即位世寧自喪所上言

聖孝隆治體二疏皆見納遷兵部左侍郎世寧

前後累上疏多軍國大計不為浮冗而近幸多  
不悅者乞改南京吏部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  
詹事霍韜薦其賢召為都察院左都御史未就  
改刑部尚書兩月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世寧  
時已得未疾力論西北事不休溫詔慰行之然  
薦陳九疇鄒昊胡濃施儒楊必進有將畧為時  
宰所厄不用乃懇求致仕歸賜勅給驛續輿廩  
歸無幾召理南京兵部事復辭乃止卒贈少保  
謚端敏時李承勛者齊名

李承勛嘉魚人二十舉進士為太湖令有聲入  
拜南京刑部主事六載滿始遷戶部員外郎遷  
虞衡郎中出知南昌府時瑞饒諸屬邑高安姚  
源東鄉華林瑪瑙越王仙女雞公晏章法城盆  
田石馬新安盜互起遙策援獨獬甚執叅政趙  
士賢吳廷舉各道兵促縮不敢進承勛獨前破  
賊於山麓又破之於邑門斬首幾六百平五寨  
華林賊丁大全等敗我副使周憲殺之承勛單  
騎入憲軍寢其牀衆乃定賊黨王奇來听撫按



得其稟刃縱使還奇愧激偕同黨陳羅降復約  
舉火為應承勛乘之賊大潰俘斬四千五百撫  
散者二萬餘賊平蛾而姚源王浩八復叛承勛  
從討獨有功時吳廷舉在賊所誘其下共劫酋  
魁降而中官黎安忌二人名誣下獄廷議白承  
勛枉超拜浙江按察使遷陝西右布政使轉河  
南左布政

武宗末以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地北隣朔  
漠南枕滄溟東臨鴨綠與朝鮮界而開原孤懸

絕域密邇奴兒干黑龍混同禿魯艾葱東西金  
山諸夷窺伺者衆承勛奏請築邊牆而賊不特  
撓我難就於是使別將馬廉禦清鎮楊鎮兵關  
松靖險劉勇康福分二軍除定遠慶雲柴河道  
而身負畚鍤先士卒不日而就尋又城中固鉄  
嶺斷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塞女直寇城撫順  
道建州貢諸要害悉復嘗薦許泰有大將才言  
者尼之弗果用召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入  
拜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左都御史

掌院事總督十二團營上手書詩遺之承勛與  
太監張永竭意革宿弊練士伍然自是與總兵  
郭勛忤久改理部事時岑猛以田州叛沙保芒  
部相仇殺土魯番寇哈密小王子殺掠陽和吏  
民警報旁午承勛晝閱夜籌懸洞機事以次底  
績而慮冗食為蠹因大學士張孚敬革鎮守守  
備內官二十七員錦衣衛千百戶官五百員騰  
驤衛兵及各監局冒役數千人一時為之肅然  
在兵部三歲卒年五十九

逸史氏曰世寧承勛號齊名其機力勇量等而  
世寧稍則於道不為揣合陰解故易退焉承勛  
能抗郭勛固偉然頗借闈人永力何大相遠哉  
孜孜奉國知無不為亦庶乎近之矣

鳳洲筆記名卿績紀目錄

卷十五

李善長

姚廣孝

楊榮

侯璉

徐有貞

卷十六

楊一清

王驥

楊善

王越

附陳鉞

王瓊



陸完

彭澤

馬昊

陶魯

王憲

唐龍

劉天和

伍文定附劉源清

陳九疇

胡繼

曹謙

鳳洲筆記名卿績紀目錄下

鳳洲筆記卷之十五

海虞文臺黃美中校

名鄉績記三

李善長定遠人也元亂匿東山中善長慷慨好功名而心竊薄盜行事不出

高帝兵自濠如定遠善長杖馬蕃道謁一見語通夕

高帝喜刻燭恐旦也畱掌書記得預秘較調發饋餉甚親信

高帝嘗從容語善長曰諸名俊逐元鹿先後敗  
若知所以故乎曰不知曰其主信持牘左右謀  
事者毀將士以取固其將士怨其毀而解其信  
故也善長曰命之矣亡何克滁而滁陽王自泗  
還欲召善長寘麾下善長泣見  
高帝不願往帝曰且欲我且不得辭况爾耶善  
長竟泣辭弗往王亦不復召尋從拔和陽帝親  
襲鷄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守而元太子禿堅  
等兵來襲

高帝聞函還救善長已逆擊大破走之矣上東  
欲渡江善長曰我衆且數萬而糧少度江須舟  
楫請少俟而水寨俞通海軍降善長從吏 帝  
曰可矣遂渡取建業諸郡奉 高帝為吳國公  
置江南中書省授善長參議尋兼大都督府司  
馬前後遣將取毗陵寧國諸郡善長主軍餉供  
億亡闕帝討婺州又討洪都援安豐角漢主彭  
蠡殄之蹙其孽武昌俱善長留守鎮靜明肅民  
忘帥遷叅知政事奉吳國公為吳王進善長右

相國討張士誠獲之以畫策功封宣國公改尚  
左善長爲左相國請賜祠祠彭蠡死事者定楚  
地魚稅覈隱匿歲得穀百萬碩叅攷律今除連  
坐下有司頒行之叅議李飲水楊希聖按時或  
以已意損益長善今列上悉黥論鬼薪吳王二  
年左相國善長右相國達平章遇春等昧死上  
言殿下仁聖功德廣遠宜稱 皇帝令曰制詔  
都建業曰應天不允三請乃即 皇帝位告於  
皇天后土謝諸勲碩之貺首善長進中書左承

相兼太子少師定郊社廟禮大將軍旣北取中  
原 高帝幸汴善長復畱守得顓殺生封拜焉  
帝還詔定封建諸王官屬國邑及大賞平中原  
將士功有差請置司農卿於河南課耕懇又請  
禁淫祀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巫覡扶鸞禱聖書  
符呪水邪術詔可中書左丞楊憲者惡右丞相  
汪廣洋位其上擴廣洋陰事聞善長怒論憲死  
中原平大封諸功臣加太師封韓國公食祿四  
千石功比蕭相國世世無斃賜文綺帛百疋久

之告老為賜甲第鳳陽臨濠腴田千五百戶置  
守塚百五十戶會帝念臨濠欲築宮命善長董  
役因徙江南富人十四萬戶實之善長既老召  
用不復故相位恒怏怏見辭色帝稍已不能平  
而丞相胡惟庸者故善善長既反誅辭有連給  
事御史言丞相惟庸為縣今日賂太師善長黃  
金五百兩得媾躡拜太常少卿惟庸既已相多  
不法而主上英明恐誅欲反以玉具劔一奉善  
長長遣奴操兵四十人從待日舉率先發善長

為國首輔負大恩當斬上召善長坐與食語舊  
事甚悉雪涕顧群臣曰吾初見太師長吾十四  
歲而謀計多合不爽累功至窮顯吾女女太師  
子謝諸君為我曲宥太師又數載復命理御史  
臺事河南水發廩賑恤還列勛臣榜善長第一  
高帝二十三年星變占大臣災上既以前事疑  
善長而言者究其意迺自殺天下寃之  
逸史氏曰士多紀劉誠意奇事張子房之流善  
長悶悶寡稱乃功賞愛絕何哉抑善長從起義

早夫足饋餉定章程一制度厥伐不細而人晦  
之善長類鄴侯不終徐達類淮陰侯終豈幸  
幸之間耶迺其處於勛名之際遠矣

姚廣孝初名道衍吳人也少祝髮為僧廣孝名  
精於其業通儒書及兵法術家言而又多陰計  
間一欲棄去之入城覩元僧被金紫從車騎甚  
都歎曰快哉此何假諸生為得如是足矣而

高皇帝封秦燕等十王將之國擇高僧十人侍  
行廣孝與焉廣孝覘知燕王有天子氣陳有司

願得從燕即許之時

高皇帝之十五年也

高帝崩建文君即大位諸王視建文叔父行又  
擁強兵填雄郡綦布指列相習為驕縱不奉法  
建文君心患之謀諸大臣逼執伊周齊谷削爵  
為庶人湘猷王自燒殺事且至燕燕土懼甚一  
日問廣孝曰若能卜乎廣孝曰能大王卜天子  
耶燕王曰咄毋妄言族矣廣孝拜曰主臣大王  
幸賜臣燕亡左左窺听故敢畢其愚主上猜間  
宗室侵漁齊藩所戮辱囚首隸士伍蓋五王矣



雖未及燕燕可覲幸免耶大王先帝所最愛也  
又仁明英武得士卒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  
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棗栗  
悉雄剗屬郡之材官良家子教甲可三十萬粟  
支十年大王之護衛精兵拔石超距者又不下  
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淮南此勢若瓶而下誰  
為抗禦大王即不南機或先發欲高臥得耶且  
且暮匹夫耳臣竊謂大王卜之心與臣卜亡異  
燕王悅曰子休矣廣孝曰臣有所與相者請以

决大王問為誰曰袁珙曰汝與偕來珙至就傳  
舍燕王從貌類者十餘人往就珙相曰吾等俱  
護衛校耳珙獨起指燕王拜燕王手止之稍間  
命入宮則悉屏左右珙俯伏曰大王太平天子  
也珙臣遊燕市中燕市中諸將相肩接也則皆  
以大王故大王幸毋忘臣珙燕王益大悅為造  
戈甲潛勤東部士焉建文君切責使且至燕王  
問廣孝曰公言起兵何日也曰未也俟吾助者  
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師也又數日廣孝曰可矣

遂謀召張昺謝貴等宴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  
勒衛攻剋九門出祭纛見被髮而旌旗者蔽天  
顧廣孝曰何神曰嚮言之吾師北方之將玄武  
也燕王南下留太子守北平廣孝輔焉李景隆  
吳高平安之師數十百萬先後來攻皆計却之  
燕王既已定京師燔建文君稱尊號首欲封廣  
孝固辭爲留髮賜冠服居第室女亦辭乃拜僧  
錄左善世賜今名遣使於武當山營玄武宮殿  
楣柱甃甃悉用黃金是時天下金幾盡又一日

上忽顧謂廣孝曰卿若有不豫色然何也曰無  
之曰吾已知矣毋諱廣孝曰臣朝與吏部尚書  
言歷五階而上言已歷五階而下是以介介耳  
上曰吾所以欲爵卿也輒拜太子少師尋命督  
修高皇帝實錄成遣撫巡吳地廣孝有故人  
王賓者其爲人隱君子也居委巷不妄出入至  
吳欲就見之三不可迺屏騎從徒步造叩門賓  
不應遙語曰和尚錯耶慚退歸謁其姊姊亦揮  
出之熟徐視捫其頂曰幸此尚存耳廣孝益不

自得還至京師卒年八十五贈榮國公謚恭靖  
配享 太宗朝廷

逸史氏曰廣孝協定大計乃循初服棲心玄門  
終不得以富貴易之奇士哉雖然於釋則臣道  
靡也於臣則釋道累也彼王賓者隱人亡論焉  
盖愧其姊矣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舉進士事 文皇帝為文  
淵閣大學士贊機務諸預者七人上獨心親榮  
榮才敏熟於邊事亦為叩竭無留隱上三討北

虜入沙漠榮皆從得侍調發區畫之計其肅總  
兵何福招虜脫脫不花降榮往與福計部分虜  
設衛給耕餉奏還種上意何福卒代將者西寧  
侯宋琥言叛寇老的罕逃媾赤斤蒙古衛為邊  
患有詔陝西帥豐城侯李彬討之榮至軍計事  
還奏餉道遠沍寒士馬疲困不可用而老的罕  
實畏罪逃撫之當自歸亡何老的罕請降最後  
上北討還次榆木川得疾崩軍尚未入塞洶洶  
恐變起榮秘不發從官上食起居可事如常儀

而身與一二謹監視沐浴襲奠飯含棺斂如常禮乃身入報 皇太子太子既即位累進榮至少傅少師榮與蹇義夏原吉楊士奇同輔政至軍旅悉以認榮云後漢王反遠近大震榮首勸上親征漢遂平而時有方賓者抗人事文皇帝為兵部尚書兩從上機宜進止填集剖決如流最後上春秋高復議窮追虜乃詭言兵少儲峙不足上怒切責自縊死逸史氏曰榮為相以才敏見知上當大繁未決

者取片言信又周習地理兵將險阨強弱然於禮樂儒雅則無稱焉賓守大不及才亦一時之捷臣也

王驥字尚德宣寧人永樂丙戌進士初授兵科給事中歷山西按察副使應天府尹俱有聲尋擢兵部侍郎進尚書時西虜阿台朵兒只伯入陝西諸郡殺掠萬餘人烽火通內地 睿皇帝下群臣議當視師任者以驥應驥至軍大會諸將問曰先年兒海之役誰為退縮者衆對曰都

指揮安敬即顧左右牽敬出斬之因誓於師曰  
若等亡懾敵亡弃將不用命有如敬師大恐悚  
服已乃汰去冗弱選練士教習陣法遂破別部  
把秃孛羅悉收其男女資畜歸驥已召還京視  
事阿台謀知復入寇 上勅驥乘傳往驥勒大  
將蔣貴為前鋒將精騎深入驥從後掎角虜營  
急擊破之斬捕首虜多阿台走死論功加大理  
卿麓川宣慰思任發叛廷議遣官往諭降而宦  
者王振方用事慄賊喜功驥探知振所嚮主戰

議振大悅制詔拜蔣貴征蠻將軍驥總督軍務  
大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討之有司計儲餉期  
盡賊止賜驥明光鎧一雕弓一蟒綉緋袍一驥  
至謀于貴以冬十月分道並進會上江夾攻賊  
賊擁象馬數萬來拒因風縱火大破殺十餘萬  
級積骸如山丘思任發父子僅以身免奔緬甸  
又遣兵捕斬維摩州蠻韋郎等捷聞召還大犒  
宴奉天門上為主席焉封特進柱國靖遠伯蔣  
亦進封定西侯而緬甸擁思任發覬故地 上

面諭驥及貴曰重勞卿行驥貴復統兵至緬破  
緬人殺虜數萬詔班師加祿有差驥凡一再往  
殺賊將二十萬人寨民賦役者半終不得思任  
發而我士馬物故亦幾萬財儲匱乏是役也寔  
土木張本云 景帝初年湖廣苗寇乘時釁起  
大猗獬驥克平蠻將軍總師剗平之復增祿如  
前改督南京守備以老疾乞休 英宗復辟驥  
與謀起拜兵部尚書卒年八十三子瑞嗣  
逸史氏曰 高皇既定天下右武約曰文臣非

汗馬勞無得封公侯百七八十年封者僅數人  
至于今世世弗奪者惟靖遠耳獨以麓川得之  
嗚呼麓川何以封哉

侯璉澤州人舉鄉試第一遂連舉進士為行人  
嘗使雲貴諸省定土帥爭地者還副禮部侍郎  
章敞使交趾抵關關門甚低隘先驅者謂偃度  
之蓋夷欲逆折我故璉不可曰此中國謂狗竇  
夷出入當豈敢以辱使人請返交趾為折關乃  
入使畢遷兵部主事進郎中尋以次從靖遠伯

討麓川多所裨畫亡幾賊攻大候州靖遠伯璉  
往援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遂乘下石甸等十  
餘寨由高黎貢山晝夜行與大軍合麓川平進  
禮部右侍郎賜金五十兩鈔五千錠綵幣表裏  
各五出填雲南予勅便宜從事會再討麓川餘  
黨璉引兵由于崖南襲思機發所居獲其妻子  
及輜重萬計遷左侍郎再賜金七十兩錠五千  
錠綵幣各七毋喪歸官爲葬畢促還鎮改兵部  
左侍郎思機發甯於子而養詔索之璉與都督張

軌分兵抵金沙江造舟度奪賊柵營焉賊驚鳥  
獸散窮追至孟糯海子計入境重而思機發終  
不可得乃還亡何貴州凱苗叛攻圍新添諸衛  
道梗食且盡璉自雲南選射士冠鋒自將馳至  
普定射賊大破之趨貴州都督田禮來會克龍  
里甕城羊腸楊老金溪諸苗於是新添平越清  
平都勻圍悉解粵興隆而下抵鎮遠皆平捷上  
遷兵部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諸苗雨中瘴癘  
卒於師有楊寧者同叅王驥軍有功累遷至南

京刑部尚書楊善者北平人建文君來討燕王發兵北攻大寧而李景隆悉衆圍北平燕世子拒之善時起書生從登郛晝夜凡數十接有功燕王既有天下予善官序班時僅二十餘稍稍遷至鴻臚卿善不大讀書慷慨多權畧能辨又貌偉哲奏對朗朗上目屬之太宗皇帝崩歷仁宣英諸至帝都察院左都御史還掌鴻臚事英宗皇帝既拒虜失其軍陷沙漠虜數使未邀金帛請歸中外洶洶未決嗣主意不在迎善獨

奮謂衆曰諸君富貴負上皇耶當不令楊善獨生乃請行詔許之即日騎北馳抵穹廬也先給言獵未見而使所親習漢語者迂伴於故中國人曰向土木圍漢兵二十萬脫甲走不一抗何善曰京兵故熟工技及雍容衛主上儀且來非以戰也特啖虜使飽耳今上英武加意北諸兵事諫卽下書褒予無論當否或謂虜善縱騎越山嶺宜計出入道布錐錐馬足蹶又火砲所發大石一傷入重而寡宜碎石斗許亂發之甚衆



許之又謂南中毒藥傳銳未中人血濡縷立死  
選善射百金三十萬人悉習教戰諸材官蒼頭  
異軍特起惜置之耳何故置之曰天子念南北  
元元無罪許尔和得不置且使尔不可迺畢吏  
士技也次日也先見問何官善曰都御史曰兩  
國和好久何故辱我使臣減我馬價所遺帛疋  
裁損半我是以南牧善曰昔爾父之事我先皇  
帝也來貢不得過三十人賞賚物幣僅百計爾  
使多今至三千人皇帝人人予金帛飽橐乃返

又親爲致酒餼亡闕從使者盜竊惧罪走東或  
投朶顏女直諸夷中國何恨辱之爾有書陰遺  
某值某不在誤達上某恐致疑得罪因托中貴  
人間曰此非係大酋馬惡不足多與價示自遠  
徵書妄也其人今已誅帛實全蓋爾伴使回夷  
貪狡陰匿之按其橐當見也先動色曰者善因  
前說曰官爲大帥掌兵騎縱傷殺剔斫心首呼  
號痛迫上天好生官好殺豈不大背違致禍哉  
也先色動因復進曰官今何不尋好還我上皇

鳳洲筆記卷之五  
帝歲得金帛自富足全南北人命也先嘆曰者  
當今汝見皇帝而平章昂克前阻須金帛乃肯  
還善曰我豈少金帛將謂汝南義重然諾不好  
利徒手還一天子修史當備書之萬萬世不朽  
也先大咲曰者者次日遂引以見上皇設宴為  
上皇祖道也先自彈琵琶妻起舞而善益侍立  
恭謹不懈也先顧上請都御史坐善曰雖草野  
敢失君臣禮也先嚙指嘖嘖歎不置遂遣騎送  
上皇回久之加善太子太保上皇在南城景帝

又疾未起善與總兵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貞謀  
納兵啓南城鑰迎上皇即位封善興濟伯兼禮  
部尚書賜號奉天翊運推誠守正文臣卒仍故  
封進侯謚忠敬

徐有貞初名琯字元玉吳人也穎敏善記目過  
即不忘年十三謁國子祭酒胡儼儼時自矜重  
稱疾憑几見試琯詩即起循床行大詫賞曰子  
自愛他日國器也後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  
編修琯意不在文字間思以功名顯九天官禮

樂兵法刑律至巫卜醫筭小枝無弗習者進侍  
講時英宗皇帝北征陷于虜虜將入寇掠畿甸  
勢甚張大景皇帝以邲王監國有薦理者遣大  
璫金英問計理言天象有變惟南遷國可保英  
不然理刺刺泣且語英策出之會兵部尚書于  
謙請斬倡南遷議者事遂寢尋行監察御史募  
兵彰德時就募者多罪流亡命及太行山群盜  
囂悍難戢理以恩威蓄理之漸馴擾可用虜退  
歸爲日講官進右春坊右諭德理自負才地當

叅大政 景帝頗亦燭其奸每與薦輒曰此爲  
南遷計者耶已之理因改名有貞河決拜右僉  
都御史督卒七萬往治有貞至因乘舟探水原  
下鉄柱實土石迺作大堰分建渠閘數十百功  
完召進副都御史 景皇帝不豫 英宗爲太  
上皇帝居南城衆心未厭武清侯石亨都督張  
軼張賜皆一時幸功者就有貞謀復辟有貞大  
言曰公等知乾象耶機不可失遂約亨等收諸  
門鑰約兵數千人薄南城門迎 英宗復大位

景帝驚殂次日進有貞兵部尚書翰林學士下  
王文于謙陳循等于獄有貞自計不大置文等  
罪已功亦眇遂悉誣以迎立外藩死戍有差封  
有貞特進柱國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有貞  
既以僥倖得君乃欲悉裁去僥倖且性偏而氣  
傲一時大璫曹吉祥及亨等多不悅之上方寵  
有貞莫乘也會

上多與有貞屏人語乃密約小豎伏座側悉其  
語以告吉祥亨吉祥亨輒因間謂上曰上與有

貞言某某上驚若安得知之吉祥亨曰臣安從  
知第有貞出示臣耳上由是疑有貞多漏泄御  
史楊瑄張鵬論亨吉祥多占奪民田土橫甚宜  
思所以保全者上初是其言吉祥亨泣訴上曰  
御史承徐有貞風旨敢論臣微上恩臣殊肉饜  
狗豕矣上恚甚下有貞于獄天大風雨拔木川  
巷乃出有貞廣西叅政尋有爲飛語中者詔從  
道逮捕獄益考問瀕死將坐大辟復風雨雷霆  
破承天門聲徹後宮上大恐勅赦之流金齒有

貞初遇異僧受摩利支天法奉斗母至是衆以  
為竒術驗云在金齒八年英宗崩憲宗立大赦  
歸尋賜冠服閒居久之卒

逸史氏曰有貞善天文地理之學自謂無遺筭  
其治河亦號能吏至南遷之說抑何舛錯懦弱  
也為相日裁冒功濫賞似矣已獨先冒濫焉屠  
剪勲賢快志報復傳曰不能三年而思小功其  
有貞之謂乎

王越字世昌大名瀛人也二十六舉景泰辛未

進士廷試日答策方屬草忽大風起卷直上雲  
際頃之不見禮部尚書胡濙為言于上得給卷  
畢試衆固已異之選授監察御史越長身偉觀  
間奏對聲徹楯陛間上為傾聽超拜山東按察  
使睿皇帝末年巡撫大同都御史韓雍進兵部  
侍郎詔舉當代者數人不稱旨意在越召至京  
廷見上目送之曰此為御史侍吾者耶爽俊將  
家弁當不下韓雍乃用為副都御史代焉越至  
鎮屬虜退策守備修廢振墮為一時邊郡之冠

以疾告歸憲宗初召理都察院事尋督兵出延  
綏覆胡別部于崖窰川斬捕首虜百餘又覆之  
未黃草梁東西路及寧夏界所斬獲倍之累功  
進左都御史賜蟒衣邊人限虜以黃河秋時始  
列卒置戍防虜踏冰入而以其羸時力耕墾築  
城堡大後虜渡河敗我師遂住不復去而地絕  
數千里水草豐美畜馬蕃息又多它鳥獸畋獵  
樂之不特寇鹵殺吏士我坐以大困越謀知虜  
它掠留少兵衛老弱輜重易覆輒粟馬驍果材

官萬騎齋七日糧出塞可二舍許即留數百人  
伏更二舍如之行四日天未明抵虜帳萬騎齊  
蹕從火擊斬首三百餘馬牛羊甲械以萬計比  
午虜自外歸慟哭震原野悉力來追軍越結陣  
徐行殿者與戰及前伏起又與戰再遇伏不支  
遁返益徙去者二十歲還加太子太保尋進兵  
部尚書時巨璫汪直以詞事得幸上且年少喜  
功而輕難越陰附之會虜有營于威寧海者函  
帥兵往擣直特監督焉比遇戰大破斬首四百

餘擒男婦三百捷聞封威寧伯祿千石汪直亦  
加祿若干越前後凡幾十戰戰輒勝家人子弟  
善騎射者數百千人皆厚遇之樂爲死塞隘夷  
險將士才否取默識無遺顛倒智勇自爲操縱  
人莫窺也然以附直故頗見薄士論文臣佩將  
印者王驥與越耳汪直敗內堅阿丑以優人侍  
內宴效直衣冠持雙斧狼蹠而前曰吾將兵惟  
仗此兩鉞蓋指越與兵部尚書陳鉞也上繇是  
心疑越嘗給事御史交章論越奸權下獄流安

陸孝宗登極越上疏自列復左都御史致仕又  
十年餘西虜火篩大掠諸郡殺太守及吏民烽  
火入內地邊將禦連敗走上日晏忘食諸大臣  
所薦帥特鮮當意旣謂越老尚可將也特召拜  
太子太保節制諸軍事撫鎮以下咸屬焉越至  
軍飭兵出戰勝斬獲夥加少保太子太傅然越  
老矣議處哈密事未報慮泄以憂卒陳鉞者爲  
都御史撫遼東亡狀奴事汪直得驟遷尚書後  
奪職歸鉞才下越遠甚

逸史氏曰予聞沈先生周云始威寧伯與保國  
公永帥千人巡邊虜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威  
寧止之為陣列自固虜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  
下馬啣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  
走五十里抵城虜不覺明日乃謂永曰我一動  
虜躡擊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也以惑之也次  
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故虜不覺也吾非不自  
危姑矯情鎮耳嗟夫越誠良將哉

鳳洲筆記卷之十五



書